



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之巅——古埃及文明大展”的布展阶段，现场媒体见证“绿脸棺”——彩绘人形棺开箱过程。

图坦卡蒙艺术品、图坦卡蒙帽子、图坦卡蒙古玩、图坦卡蒙照片，或许明天还有货真价实的图坦卡蒙文物。今天卢克索每家旅馆都打出与图坦卡蒙相关的口号……”

图坦卡蒙墓葬的惊现天下，让“埃及热”火上浇油，同时也带来了“法老的诅咒之谜”——有传言称，人们曾发现一块带有诅咒威胁的石碑，上面写着“如有侵犯陵墓者，死亡会翩然而至”。这种“法老的诅咒”舆论，在1923年4月6日也就是发现墓葬5个月后卡尔纳冯勋爵暴毙时达到了巅峰。据卡尔纳冯的妹妹回忆，他在弥留之际多次提到图坦卡蒙的名字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我听到图坦卡蒙在叫我，我要跟他去了。”更诡异的是，当时卡尔纳冯所在饭店以及整个开罗市突然停电。他的儿子回忆说：“当我走进父亲所在的房间时，突然之间饭店里所有的灯光全部熄灭了，人们不得不马上点起蜡烛，三分钟后，所有的电灯又全部亮了。”

当然，也有理性派认为，爵士是死于蚊虫叮咬引起的血中毒，根本不存在诅咒的石碑，但媒体显然更喜欢黑暗又神秘的“法老的诅咒”。不只是发现者，少年法老本人的死因也同样成谜——1968年英国利物浦大学教授用X光机对图坦卡蒙的木乃伊进行了检测，发现颅底有一团阴影，猜测有过脑出血，考虑到颅骨破损，有可能是脑部遭到重击而死。但也有不同的结论，认为图坦卡蒙颅骨的伤痕并非生前受外伤所致，而是在其死后被制成木乃伊的过程中，被摘取脑髓时留下的。

制作木乃伊的技术和建造金字塔一样名垂古埃及青史，首批木乃伊出现在第一王朝的墓葬里，此后3000多年，这门手艺代代相传，发展得非常成熟。据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德记载，古埃及有专门的殓尸官负责制作木乃伊：先用铁钩从鼻孔掏出部分人脑，再在身体一侧切开一个口子，将所有内脏取出，唯独留下心脏（在“末世审判”中要放在天平上称重）。感觉身体被掏空后，把树脂浸泡过的绷带、没药、锯木屑、干苔藓等塞入体内以保持形状，然后覆盖“泡碱”——一种从底比斯西北部沙漠干涸的湖底找到的天然碳酸盐，目的是脱水。最后，还要全身覆盖融化的树脂油膏，再包上亚麻布，整个防腐过程可以长达

70天——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入侵埃及时，看到埃及人保存下来的尸体表面涂着黑色油脂，以为是沥青，就称之为“Mummiya”（阿拉伯语“沥青”），木乃伊因此（误）得名。

从身体里取出来的肠、胃、肝、肺，还要单独存放在四个“卡诺皮克罐”里，以确保它们能在来生继续发挥作用——古埃及人相信，死亡只是暂时把人的精神元素和肉身分离，它们终会在来世合而为一，而复活的基础是一个人的完整肉身，所以要想获得永生，肉身的保存非常重要。图坦卡蒙的卡诺皮克罐也非同凡响，每一个脏器都放在一个镶嵌了红玉髓和玻璃的小金棺里。

从少年法老木乃伊的保存完好程度来看，按照古埃及人的信仰，他应该已经顺利永生了。而后世，由图坦卡蒙墓葬引发的“木乃伊复生”传说，也带给文艺创作无穷灵感——阿加莎的推理小说《死亡终局》写的就是发生在古埃及中心城市底比斯大祭司家的谋杀案，凶手疑似复活的木乃伊——小说灵感来自于她考古学家丈夫的好友、埃及学专家 Glanville，他给阿加莎看了一封古埃及的信件，最终成为故事的雏形。

所以，到底是法老的诅咒，还是法老的恩赐？英国作家托比·威尔金森在《图坦卡蒙的号角》中写道：“对大多数新世纪作者来说，古埃及的文明过于先进，不可能是埃及人自己发展出来的。这种殖民心态——而不是尘封墓葬中被唤醒的恶鬼——才是真正的法老诅咒。”